

卷之二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菊父較



辛酉六月兵科等科蔡思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

血脉未貫懇入勅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

撻伐奉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為用事權自當聯

貫這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

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

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

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

以戶兵工三部司屬聽其委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

請設總理

緩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爲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  
內外異事彼已分營當局未總成謀分闡迄無勝筭  
懲前毖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  
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  
至今寢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  
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于以  
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  
撻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議增官于分曹建  
官之規未嘗悖而事寧即止于權宜大計之 旨爲

益章詢謀僉同

明綸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

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  
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裕調劑于  
借箸精心絲獨抽繭妙經緯于當機遡望二東之綢  
繆不翅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筭籍以三部之聯筦必  
能合汝爲汝翼而奏虜功諸大夫皆以爲賢在 聖  
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  
以相屬至于一切稽核之宜及督轄之體自在該部  
議妥非臣部所容贊詞也奉

聖旨是東事兵餉器械依議着侍郎王在晉總理兼

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寫勅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爲籌邊正急百弛莫振百匱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才望廷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勅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興冷健兒心灰後必有窺左足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在晉遵 旨任事職踴躍久之假使在晉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握定只供新募急用則職安得效 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請 勅總理侍郎即日兌發毋再議覆耽延仍將安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速移文江淮各衙門對會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勦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久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薊遼總督文球咨大將李光榮遼陽失陷不能救援砍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飲恨似當勘明議處員缺將援遼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榮革職聽勘○戶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汪應蛟代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熊廷弼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賜尚方劔麟玉銀幣晏都城外○涂宗濬協理戎政嗣後抵京見朝仆地次日即殞以陶朗先巡撫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疏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祁伯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朝矣涂宗濬計期當在途矣是四臣者久歷徼塞茂著安攘邊事夷情皆所熟諳才力精神勝職奚啻十倍必能仰副任使伏望特簡一人俾署部事使職得執役前樞步經臣後少備半臂之用可仰答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陲行邊先朝固有事例奉旨允行

時議以熊爲經畧以張爲總督晉爲戶兵工總理熊畏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也欲出之王亦以目不能視不願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視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抄化所拏臺軍皆言李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韃子甚多  
永芳亦中彈朝鮮已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職已多  
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  
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後宗功爲奸  
細被擒市僂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  
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  
也

工科魏大中疏叅李成梁內云 宗功者成梁之  
愛婿身爲逆奴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楨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  
可原也

經略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逮高出在遼三年  
朝凶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爲修遼城復瀋奉召寬鑿  
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  
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  
邢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  
集之功今職已蒙 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幽繫臣切  
痛之望 皇上赦此一臣與臣作幫手殺賊以終奉  
集前勞海蓋道康應乾以三年之副使歲運海糧百

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憐之當南衛兵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應乾爲誰死守監軍道牛維曜以腿病臥床竟以扶掖冒圍被創而出奄奄關外亦苦甚矣此與康應乾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極清纖毫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廣寧管新餉寬奠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嘉棟在彼屯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鎮已空亟據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師而經過金州一路擒賊塞旗亦非苟然狼狽而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遼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降降不足齒矣太上死之其次則束身赴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與外避賊誅內避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而逃者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堅逃與降之心况武將皆逃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即奔文臣愈畏遼如羿而裹足不往則訓勵之謂何伏乞勅下部院叅酌議覆殘疆幸甚部覆奉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嘉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任監軍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提督協理標下精兵不下萬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來胤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百總俱一一揀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盔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堅利肥壯使人望而生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糧草料照援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迫不必覆議伏乞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瀕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大弓曷不早言兩相言競適給諫霍維華至謂無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由處銀付之彼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途則營兵大譟抵關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駝載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到關不堪用發回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奔住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途未發錢糧重重圍匝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濟將所乘小轎昇經畧出衆軍以爲彭也而不知其爲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在晉之爲經畧也不帶一兵一馬不帶錢糧十分



彼時聞鳴泰補監軍請帑領兵部用存帑金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以爲往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方震孺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一也聞奴斬木爲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河視代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一十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又站者皆虜地也我卽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冰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之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遼拱手而聽奴之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爲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爲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爲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爲界牌則人心自奮况天亡奴奴自亡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邢

慎言改河南叅議遼東西路錢士晉陞山東副使遼東中路梁之垣陞河南副使遼東南路胡嘉棟降山東僉事管天津楊述程調山東按察使管登萊高出山西副使西平堡牛象坤山西僉事盤山路各監軍胡嘉棟戴罪立功梁之垣宣諭朝鮮通州巡撫王國楨報援遼寧夏兵馬九百餘名一齊出城西歸領兵官李永培等禁之不止又昌平二千名逼討安家大譟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致大變訪得昌平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于夷虜不宜輕調順天巡撫李瑾報懷柔城將官郝繼高下家丁一百餘名有

高登舉等率領橫行搶掠強索夫馬應付軍役俱被打傷搶去官馬自大門至內室窓榻門扇無存○巡按李凌雲報延綏守備陳應魁等所統家丁枉道搶掠碎門需索閔搶一空最可恨者挾妓于鄉紳之門流連爲三日之飲目中豈復知有法紀哉○兵部覆遼左盼兵盼將不啻雲霓而中途逃亡實自陳愚直始尤而效之逃之愈多鼓而煽之流傳更遠乞勅下督撫將陳愚直發回陝西撫臣呂兆熊以軍法議處其逃兵爲首者嚴緝處斬傳首發臨洛地方懸掛餘分別細責貫耳以正紀律逃回兵數照額補解

兵科蔡思充題臺臣傅宗龍募有精兵五千名總兵楊愈懋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再行挑選務期精銳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名令隨出關俟兵少集擊回則于入衛之約束不爽其議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石令札天津毛兵習野馳驅豈習水性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甲仗隸在三部者有侍郎王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

有餘經臣空拳而出其睽睽反顧在三部接應而三部錢糧不敷伏乞 皇上自爲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頓太僕寺不許三部拍分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

西兵入衛期滿兵部已題 准放歸矣經臣必欲挑選一半赴援余謂 明旨已下衆兵歸心甚急誰肯東行強人心而爲之且非所以示信也科臣具疏經畧果行西兵聞風皆潰矣欲問奔逃之罪則奉 旨在先無可行之法經臣以爲縱也而與樞部參商自此始矣

經畧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陞登萊招練副使佟  
卜年陞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陞職方主事經  
畧軍前贊畫吳汭西吳國風管贊完於問矣也之罪  
七月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王在晉題示國家承平  
日久諸務積弛從臣抵 都與熊廷弼及同部諸臣  
密商方畧侵晨入部竟日料理部務漸有條緒萬不  
敢仍前惰窳以貽 主上宵旰之憂目前聊記兵數  
內經部臣張經世親歷河西得于見聞之最悉兵士  
未必皆精壯然其間必有可用之兵器仗未必皆精  
堅然其間豈無可用之物撫臣王化貞身處危疆力

抗強虜朝夕有虺虺之形勝負係安危之數如入山  
而遇虎豹人無不疾呼求救者當至危至急之時誰  
敢爲彼已之異視處極重極難之勢誰敢爲珍域之  
分岐。臣部即未奉 嚴旨而心緒憧憧無一刻不馳  
關外也。然臣部不過調募兵將調募不過行移文案  
勒限嚴催邇來徵兵之檄急於風雨咎不在部署之  
遲發而在各鎮之緩視緩于發兵此督撫之責也自  
有逮處之疏而咨報援兵起程者踵相接矣一經押  
發于途而目兵到處觀望領兵官到處遲延郵傳則  
苦其索勒地方則苦其騷擾視遼如陷阱然視赴遼

如湯火然。出關兵已三萬四千二百有奇。而抵廣寧者僅二萬。咫尺之近。亦能躲閃。其在遐方者。可知此後援兵經行之地。逐日計程。今日至某處。明日至某鄉。州縣官用印鈐記。明註有無稽延。有無生事。倘大逾。則欽限領兵官。輕則經撫衙門。網打重則論斬。其有依期早到。在途安靜者。從優陞賞。此申飭領兵將官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臣部徵兵。有見解一帑銀給發者。有三部移咨查扣本處新編及料銀充數者。又有調募兵多。而銀數偶爾不敷。或新餉料銀不能湊手者。各省布政司及直隸府分。不妨那用。可動錢糧。

從權暫給報部扣銷。如藉口錢糧不足。以致遲留。司府正官及兵巡兵備道。悉住俸戴罪。催儻轉咨吏部。停陞。此申飭司道府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蓋天下事非一人之事。一人任之。則不足。衆人成之。則有餘。府庫之財。孰非朝廷之財。值非常之時。則不當執有常之法。通變可以成功。協心乃期共濟。臣願在內諸臣。常如身在廣寧。莫厭河西之告急。在外諸臣。常若身當三部。莫嫌臣部之苛求。則兵馬刻期而至。奴酋可登于俎。叛臣可繫于廷矣。臣又通查目前調募兵數。似浮於額。歲餉萬不能支。但河西之能守與否。

總不<sub>一</sub>知後手之兵皆當預備。倘如往歲兵馬一發無餘。事急而始招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非兩翼生風。何能猝至。前事之踈。可爲後事之戒。至于經費大誦。三部皆持空釜待炊米。自何來。殆不可問。容臣等一一算明。另行題請。以聞。

王在晉題安家馬匹甲仗。疏自東事決裂。而羽書狎至。檄天下兵誅鋤叛逆。轅蹄併集於塗。丁夫接踵於路。閭左何日不憂徵調哉。臣在山東。兵經三調。衆兵環泣。援例乞舊糧以安其家室。而臣不許也。第于本名遼餉。內月扣三錢以給其家。而妻子不聞有流離

之苦。兵去而缺懸。即募新兵以補缺。且計遼餉薄而東省之原餉厚。酌量節縮。另設北營於省會。添兵五百名。食舊糧而已足矣。何事西兵應調者。即食本名之新餉。其家口又支本名之舊餉。是一兵而有二餉也。今舊兵不歸。懸缺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夫遼瀋旣潰。援兵之去而不返者。逃耶。死耶。抑削髮以從賊耶。逃則爲失律之兵。無功有罪。難以顧其私。降則爲背逆之兵。家屬當逮繫。公餼豈宜養叛。卽戰死亦不過厚恤以復其家。未聞以名糧歲歲給死兵者。且援遼之兵未必人人

通事實錄 卷之五  
有家小無家者餉存何處又聞月支舊糧亦有未盡給發者貯存何用不一嚴查不將化爲烏有乎臣又查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募兵安家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盍甲器械議給三兩四十七年七月調兵馬價十兩今安家銀調者五兩募者且十兩矣安家云者身奔走于危邊絕徼背離鄉井所以安其父母妻子也若本地招兵仍留本地廬墓安然室家無恙此不過給衣帽銀壹兩已耳乃募兵本土有槩給五兩者又有應調之兵要挾以至十兩者臣未敢實算開銷也且邊兵旣留舊餉以養家家已飽矣曷爲又給

安家銀兩此一兵者身價匪輕明係金銀鑄就不殺賊而爲賊所乘何以兵爲臣是以于安家之給有遺議焉馬價每匹今發銀十二兩募馬有價至十五兩者夫調馬補價以營兵騎馬赴遼馬羣一空償其買馬之費也然必有兵而後有馬援遼者向來懸額不補彼馬上之兵已虛無其人矣買馬將焉用之四十七年所發馬價馬匹安在無馬則原銀安在目前調馬又給價銀先後累積必馬有留良而今不可問也臣竊疑馬價之發有漏卮焉又募兵有盍甲器械軍容不可不肅也兵仗不可不利也然總計之估價不

通事實錄 卷之五  
過二兩多亦三兩而止耳。而今且八兩之多矣。此器  
甲必官爲造給。則如林介胄可協于大同。未有人自  
爲製。而使之不參差者。盛甲原無可買之處。徒給銀  
以責其買辦。里巷窶夫。市井窮棍。白鏹到手。立見水  
消。安所得盛甲以遮身。弓刀以禦敵乎。如是不得不  
逃。給銀之日。卽埋逃竄之根。併安家銀一去而不返  
矣。然則盛甲器械給銀。終爲非策。莫若于募兵之處  
責成于所司。鳩工製造。轉發之爲得當也。今天下兵  
雲屯鱗集。上等中等下等造給。名糧法應畫一。以示  
同仁。乃人自爲募募。自爲等上。等者爲家丁。用以衛

身而非用以搏鬪。人有私兵而國無私法。此處加  
增彼處必當比例減而增。則衆心悅增而減則衆志  
隳。且厚糈加于客兵。猶曰酬其遠戍之勞。厚糈加于  
近處之兵。何以愜彼遠人之望。王道貴于無偏。作  
事必須謀始。彼川貴兵來自數千里。安家器械僅十  
三兩之數。江淮河南等處兵。遠不越二千里而安家  
器械有十八兩之多。臣初不得其解。或曰此募而彼  
調也。孰知土司兵我未嘗以餉餼之安得與邊腹之  
兵同日語哉。且西兵沿途混擾。抱頭鼠竄。鮮衣怒馬  
之裝飾。勝于蓬葆漆幹之顏面。乃強弱異形。勇怯殊



致是澤癯終不如統袴而逋逃乃勝于瘡痍此何以  
得人之死力宜乎關內之七千所以決策西歸而挽  
之不能留也夫召兵幾千里外而乃失之目前捐安  
家之少半定可遏其歸思而多方撫輯不加餉而加  
資定賞勞之格行間出之恩則在經撫之善用其權  
耳遼事未知何時結局舛以承舛敝以襲敝不得不  
明言救正將來如有調募庶可量度折衷以明功  
令至于各邊舊餉果否盡給贍家四十七年例發馬  
價有無見買馬匹凡扣貯銀兩須查歸着不得含糊  
回覆再冒 帑金遼瀋陷後邊 在河西者若干

名如係見役或念其經年勞苦仍留贍養以安軍心  
或令其親戚壯丁頂補名缺以支原餉陣亡者從厚  
優卹其遺缺卽行募補逃兵革除投降者自三月以  
後冒領着家屬一一嚴追通行遼東經督撫院及各  
路撫鎮衙門逐一偵查則存亡逃叛終難掩蔽兵籍  
清而錢糧不致混冒矣奉

聖旨這所奏調募安家器甲馬匹事宜有裨軍國至  
計着該部照款詳查確議務求經久長便之策毋得  
苟且目前致誤國事

王化貞題死難總兵五員陳策童仲悛梁仲善楊宗

通事實錄 卷之五  
業尤世功副總兵三員戚金曹登衢朱萬良參將七  
員劉芳聲夏國卿李鎮中張名世黃正吳文傑王豸  
遊擊八員周敦吉方承勛李尚義袁大有彭振雲李  
秀趙宗周王命詔都司六員張神武鄧起龍袁見龍  
徐得全王承祚秦邦屏守備二十一員阮承宗鮑得  
功劉應龍雷安民郭崇仁金九階王之謨趙廷蘭吳  
應昌劉訓王盡朱恩鄒昌錢奇徐一夔龐世恩曹栢  
吳承宗毛煥然毛鳳文郝鳴時袁祿千總四十一員  
張郢劉登謨唐士林冉呂劉世俊羅漢臣何逢白蛟  
龍李應元朱希禹劉朝聘王邦寵羅仲文黃立志歐

應修高習年高遷尤大乾周華周維坤牛繼先金承  
化袁護劉時霖彭忠劉廷賓周上文陳上策鄧時有  
何成何獎周朝陞彭廷諫張威寧丁福顏宗正林梁  
徐忠蔡從魯宋允科李承業把總四十一員黃光前  
宗可勝楊再枝袁加春何奇瑞尚朝富朱美吳起升  
吳應魁劉文榮全安劉傑向朝堯馬凌煙梅世芳余  
一鵬黎紹堯周興曹有才周國才李繼宗黃允甫周  
應選張覬陳葵王建勛周正剛陳國奇黃運國羅恩  
易胤孝戴天恩郭起龍周成龍蘇可畏劉成曹鑾黑  
老虎周密曹興兆程安邦浙營千把總十員朱騎胡

通事實錄 卷之五  
天祝黃惟峴吳龍喻文遠施廷用龔汝勝楊得勝嚴  
用蔡勝土舍五名李柯彭宗卿彭應勝冉見龍彭相  
舟航海官五員副總兵趙率教遊擊魯之由都司許  
定國嚴正中王化溥見在官四十一員總兵五員侯  
世祿李秉誠劉孔胤麻承恩姜弼副總兵三員鮑承  
先麻承宣周世祿叅將九員羅一貴黃鉄別鎮王興  
業黃璽羅萬言趙時雍馮大梁周守廉遊擊十三員  
李滿倉尚志弘劉恩孫慶張世胤高可及左輔王平  
祖天壽劉世功盧養材熊錦都司坐營守備十二員  
黃士英崔承恩金國佐張萬化史光裕王化準閔印

尤岱談堯德景國柱李成龍楊如栢遼瀋喪敗之後  
降虜及死事各官功罪昭然無容別議李光榮赴援  
未見有功斷橋致起多議在李秉誠麻承恩前愆未  
贖後功無聞似爲有罪無功其餘援遼將領各有戎  
伍之責難辭退縮之罪似俱應懲治其副總兵鮑承  
先叅將黃璽趙時雍遊擊馮大梁周守廉高可及左  
輔熊錦閔印備禦楊如栢等各有城守之寄即依律  
重懲亦不爲過各查各官原奉鎮守調赴東援一聞  
遼陽失陷即奔潰過河尚屬有辭似當稍從末減夫  
遼瀋之行大衆同奔其名爲逃逃則皆當死顧有未

戰而逃者有既戰而逃者有戰敗不支而逃者其情狀殊也有當死不死者有不欲死而死者有城陷衆潰死已無益而姑去以圖後功其心事殊也即此而諸臣當有定論矣以文臣言之袁應泰何廷魁名義所在不容不死二臣之見定矣張銓可以不死而竟死也從容就義爲國之光此其最上者也其次則崔儒秀之慷慨殺身庶幾焉段展陳輔堯之死禍起倉卒而能不逃死亦無愧于守官之義已就生者言康應乾雖兵已盡調城已先空其情可原然奉命守土之臣也今其土安在應乾終欠一死此不可不議

處也至于傅國牛維曜高出張文達陰象坤李君簡等之不死也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胡嘉棟雖有地方之責畢竟監軍之任且創設尚無定居奉調已至半途聞變而返則已胥爲夷矣間關而南執叛臣斬夷使人心幾爲嚮應竟徒死猶無益耳冒日乾先傳已死後乃知爲人藏之得免與經歷謝懋功孫光榮陸續走回以武臣言之都司徐國全之自縊公署聞何廷魁之風而起者可嘉也至于張神武聞難疾趨直前搏戰與家衆三百人同死僅有存者此其死可與張銓比烈至副將戚金揮戰援止童仲悞要以俱死

亦庶幾焉其次則總兵陳策梁仲善楊宗業等副總  
兵郭有光等參將吳文傑張名世劉芳聲等遊擊周  
敦吉方承勛等都司鄧起龍袁見龍秦邦屏等守備  
阮承宗鮑得功等皆臨難不避冒敵爭先無愧死綏  
之義庶酬裹革之心內梁仲善秦邦屏之力戰不屈  
爲尤烈楊宗業之父于駢死不移爲更慘所當破格  
議恤者也至朱萬良見敵而奔竟爲叢矢所中死不  
償責賀世賢多謂其在瀋陽城西爲亂軍所殺者想  
天假手以誅叛逆也諸將中惟麻承恩最先逃于二  
十日黎明即過河徑走芝蔴灣呼船欲渡蓋于十九

日出戰即行原未見敵此蓋不知有法者也侯世祿  
受傷獨重死而復甦姜彌遠陽之戰率廣寧兵直犯  
重圍奴衆辟易經畧于城上鼓掌大喜以爲大勝者  
即此戰也本欲雪渾河之恥成桑榆之收不幸大衆  
俱潰重傷不支而竟被以逃將之名公論惜之劉孔  
胤丁馬父完前罪已贖因部叅正罪于二月內解兵  
謝事候咨赴京則孔胤已爲閑人城破不死夤夜出  
逃既有代事之人又有同行之侶可以質問似未可  
深罪之也李秉誠原令守城隨衆潰奔罪無可原但  
奉集之保雖高出指揮之力而本官調度與有微勞

西奔諸將杳焉無踪而秉誠猶于二十三日蚤赴城  
下見經按各道照舊料理濠卒則與衆逃者殊科至  
諸裨或有傷或無傷旣逃均應議處若周世祿之死  
戰得脫殺傷過當旣已加陞示酬此外則有柯汝棟  
郎萬言張昌胤陳九圍單進忠楊于渭閔正官李大  
成魏相劉興祚劉大宗皆甘心臣虜爲之盡力統候  
俘獲之日另議者也

八月王象乾以本兵行邊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  
需賜蟒衣銀幣仍晏兵部各部院官陪餞  
王在晉題我國家幅員萬里聲靈赫濯祇緣逆酋

爲難致開鐵遼瀋南衛相繼陸沉二百年來生養橫  
罹荼毒衣冠化爲辮髮名城遽爾丘墟殫天下之財  
力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狀有匪  
一言可悉者蓋自金錢盡輸于塞外上頒轉散于  
行間決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賦稅旣溢額以  
加編曠潦又相仍而不已煙寒環堵月照逃亡而田  
野空少壯僉名以應募丁夫僇力以從戎比屋靡寧  
窮鄉滋擾而閭閻空強者畢命于戈矛弱者驚鬼于  
風鶴抱頭鼠竄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閨有勞人之  
夢黃沙有夜泣之鬼婦子淒其藁砧寂寞而家室空

三路北而正偏裨將領死者三百一十餘員。迨遼瀋淪亡，不知凡幾。而將材竭矣。撫順開鐵，破而姓名登鬼錄者五萬六千五十餘人。又殺戮人民不可勝算。而生命竭矣。寬奠敗而馬騾駝死者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隻又東運買牛，倒死數萬。而孳畜竭矣。飛輓飄零于渤澥，轉輸汗漫于滄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芻糧竭矣。僱募則索餘艤于海濱，打造則儻材木于江。且。颶汎時，傳水濱莫問，而舟航竭矣。火藥利器，極萬輪邊。大鉸神鎗，累千藉寇。我失其御，彼得其資。而器械竭矣。蕪湖之銅商不至，武庫之建鐵已窮。鑪冶

外懸採辦莫繼，而五金竭矣。熬骨之誅求未已，剝肉之償補堪憐。漁澤無遺，焚林幾盡。而民間之膏血竭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內可勝憊頓乎。今之策遼者，靡不以兵力單弱爲憂。乃兵不弱于寡弱，于兵多而不精，弱不可以勝強，寡不可以敵衆。此兵不足之患也。然兵聚而食指繁，勢必至于枵腹。此有餘而不能養之患也。兵聚而囂凌起，勢必至于跋扈。此有餘而不能制之患也。兵聚而影射生，勢必至于冗耗。此有餘而不能稽覈之患也。兵聚而羣心渙，勢必至于離披。此有餘而不能簡練之患也。夫不足之患一而

有。餘。之。患。四。兵。貴。多。乎。哉。廣。寧。一。片。地。所。容。納。幾。何。軍。民。雜。處。人。馬。縱。橫。民。失。所。安。居。兵。無。可。托。宿。且。三。岔。逼。水。漠。地。沙。黃。蘧。廬。之。安。堵。難。容。霜。露。之。侵。肌。可。慮。客。兵。之。苦。于。無。居。易。知。也。時。入。深。秋。蟋。蟀。風。涼。于。砂。磧。寒。蛩。聲。徹。于。荒。阜。艸。野。孤。棲。褰。裳。單。薄。入。冬。而。嚴。凝。益。迫。冰。雪。摧。殘。手。足。痺。痲。兵。之。苦。于。無。衣。易。知。也。路。狹。人。稠。商。稀。貨。少。米。珠。薪。桂。百。物。沸。騰。東。草。價。增。幾。倍。斗。米。貴。至。數。錢。月。餉。未。能。周。身。食。力。不。堪。糊。口。兵。之。無。以。聊。生。易。知。也。兵。無。以。安。其。身。何。能。令。其。捨。身。以。殺。賊。我。未。以。恩。義。結。人。之。心。志。何。能。以。法。令。

驅。人。于。死。亡。故。今。日。廣。寧。十。二。萬。之。兵。未。必。人。人。皆。一。心。人。心。不。一。衆。亦。奚。爲。乃。其。所。大。可。憂。者。則。在。兵。之。衆。而。餉。之。難。繼。矣。南。衛。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益。陷。而。大。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覘。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奴。衆。旣。集。糧。其。所。大。覲。也。我。有。一。線。海。面。可。達。廣。寧。敵。之。所。大。忌。也。彼。如。乘。風。破。浪。直。擣。津。門。窺。其。所。大。利。攻。其。所。大。忌。是。爲。引。寇。入。門。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可。以。立。敝。山。海。無。糧。何。能。久。守。而。京。師。亦。危。此。時。欲。取。給。于。車。驟。之。轉。運。是。以。杯。水。救。車。薪。莫。十。數。萬。



軍之果腹。此必不得之數也。且昨年以十五萬之軍。取給于登萊天津二路之海運。猶虞不繼。今兵馬浮于往昔。而登萊且罷運矣。蓋套既不可行。覺華島又去廣寧較遠。改卸于右屯海口。右屯止收七分。以二分卸芝蔴灣。以一分卸柳河口。柳河去天津千餘里。去右屯又三百里。以什一之糧給三岔守河之軍人。多而食少。路遠而運艱。三岔河上得米三合。便以爲非常之恩。枯腸借秣米而存活。於是三岔不可守之說。不知三岔一衣帶之水。隔畫東西。可以限狂奔之馬足。向無此河。則遼瀋之沒禍。必及於廣寧。廣寧

何以至今存也。虜騎至河。輒逡巡而不敢渡。浮橋一斷。河西遂得瓦全。然則三岔雖非天塹。而亦爲河西一路之湯池矣。獨念柳河東岸。卽爲虜地。架大砲以擊灣泊之舟。中國制夷之具。反爲夷所用。長年望之。而色沮。夏秋之際。風順波平。海塗得達。尚憂饑餒。轉眼秋深。北風一發。舟楫不能行矣。此時有銀無米。有軍無糧。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故河西必有半年之積。而後可捄。冬春之饑。必有百萬之糧料。而後可活。十萬之兵馬。海運望食於空虛。而陸運取給於實地。海運天司其柄。陸運人握其權。故海運不可廢。而必

不可恃陸運不易行而其究必不得不行無奈牛騾之難集也車輛之難致也丁夫之難覓也今河西兵卒其中不堪戰者必多或令之飼牛秣馬捧車運米築垣負土轉無用之兵爲有用則化不足之餉爲有餘至於頭畜經寒輒多倒死馬牛力竭須用節宣牧養有人則牲口不斃安排有法則運用不窮三岔窩遠先設更番守兵次設遊兵次設援兵次設伏兵念念必及于河而河庶幾可守矣轉餉間關先用船運次用車運次用人運次用馬騾馱運時時計及於餉而餉庶其可給矣

熊廷弼奏延緩人馬臣親自點驗每唱一名嘆一氣驗一馬墮一淚汰退一千二百有奇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總兵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履任方新應重加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退換軍士務選精兵着伊男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  
部覆稍寬熊遂與張公鶴鳴大異矣

兵科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密邇爲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寬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奴截金州旅順爲登

收復鎮江

州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是以奴酋截守以隔絕往來之路也○遊擊毛文龍報稱卑職至朝鮮彌串堡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士庶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佟養真選兵一百餘名抄殺黃紫甫奴山歸正人民去訖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拚其不備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板李景先張繼善何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等百名邀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鎬召一學張魁毛承祿尤景和許悌率

兵一百餘人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約為內應分布已定雞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祉王鎬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眾人一齊登城喊聲大振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良漢蘇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眾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被我兵直前奮擊養真被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斬獲殆盡收伏鎮江軍士四百餘名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

者絡繹不絕

王在晉抹援鎮江。疏云：邇聞遼東撫臣王化貞密委都司毛文龍收復鎮江，擒縛叛賊，四衛震動，人心嚮應。報聞之日，縉紳慶於朝，庶民慶於野，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卒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爲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而臣則轉生憂慮。比來寢食欲廢，此豈異於人情哉。以接應之兵甚寡也，接應之餉甚難也。大海之隔甚遙也。當臣之撫東省也，屢疏爲山東請兵，而全不應也。又極口爲金復海蓋請兵，以衛運道，以固東省之藩，而

全不顧也。且有謂登萊向不被兵者，臣將金人侵宋渡海，屢戰屢攻，旋失旋復，備述年月，揭聞當事，乃以州縣不能招致之兵，量留九千爲東省防禦，而四衛之無兵自若也。運道之單虛自若也。當時若多添兵旅，以固山東，則今日何難進取。若嚴兵以守四衛，則妖賊不敢聚羣，徒以謀叛。強酋不敢率一旅以收降，如山之積，不至委棄。以資寇盜。大海之險，不至盡失。以損藩籬。遼陽雖陷，經臣尚可走海蓋以圖存。何至一敗塗地辱國損威之若是哉。有言不信，臣知有今日久矣。臣于彼時知通國之論不爲齊而爲遼，遂

通事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亟亟以圖自爲請戰將沈有容以守登萊又知有容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賫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險如夷善泅慣鬪者於是擒僞官收僞示奪僞牌破賊船擄賊馬獲賊械掇回浮海人民無算賊不敢左足而窺登萊不敢踞海州以興造作且不敢長驅以渡三岔逼廣寧而覷山海懼登兵之襲其後也登兵正勁今據登萊撫臣疏且撥兵二千五百名隨王紹勳往矣部議又撥一千三百名隨梁之垣往矣大將且踰海從征以登萊爲孤注矣登萊之水兵幾盡發而內地無能爲守矣蓋昔年添

兵九千陸居其七水居其三能戰之舟師幾何行人問路須問之識路之人臣習於東所稱識路者也卽之垣生長彼中而兵數未能悉也今欲大舉興師動稱發水兵萬數是隨筆寫意之兵而非實在之兵也廣寧兵數雖多去鎮江則遠不能逐晨風以飛渡登津水兵旣寡隔大海又遙不能控長鞭以及腹竊計奴酋聞信必大集兵馬以圖報復孤城絕地勢難久支南有海而東有朝鮮文龍不患無周身之策獨是鎮江皈依之衆四衛效順之民豈能堪此狡酋屠戮耶文龍發之早而涉海應之難此臣之所以且喜且

懼而無遑寢食也。然臣之所憂不獨憂兵之不接。又憂餉之不接。兵渡海矣。舟中裹糧有幾。寬鎮破殘。民間必無餘蓄。糾聚萬人。何以食之。卽有銀而米無從致也。之垣往矣。朝鮮向不貴銀。民間向不用銀。朝鮮使臣見在。可問卽有銀而米無從糴也。餉臣督餉。旣西顧以急廣寧。又東顧以急鎮江。登萊撫臣旣治兵以圖進取。又治餉以贍軍興。民力已殫。物料難辦。卽有銀而米無從致。有米而船不能給也。臣預知登萊之無餉。苦留十萬帑金以應之。撫臣以爲續命之丹也。臣又知天津之無餉。議戶兵二部發銀五萬以應

之諒。彼中亦必以爲救急之需也。然大兵一動。所爲十萬五萬者。亦大官之一嚮耳。何堪大嚼。今所爲應急之着。殆有十焉。人情處常則當求其備。應急則不當泥其常。登津水兵固寡。然水兵僅能水戰也。仰而攻城及櫻城以守。必藉陸兵矣。陸兵卽不能蹈海乎。擇其有膽力者。挈之偕行。以助水兵之勢。所當急者一。登兵過海沿海必虛。此際秋風漸勁。我去則難賊來則易。恐擣我之虛。乘我之隙。陸兵縱不能防海。亦可防陸。天津陸兵漸集。憂在山東。凡山東通省之兵。悉聽登萊新撫移會舊撫。相機調遣。堵截險要。所當

急者二登津與廣寧並急戶部亟宜三方並顧天津近京接濟頗易登州則最遠矣凡有緩急聽其借動司庫銀兩一奉公檄布政司即宜那發報部開銷所當急者三先是津撫有借用運船之疏臣頗難之今事迫矣有船可用不妨暫借以應王錫斧之乘載臣即催工部發銀修船以補餉船之缺所當急者四經臣按臣有三岔難守之議陸兵且不可駐矣水兵可蜀守乎閱遼撫揭有津兵早至揚帆直上沿海一帶便當嚮應之語想王表管大藩等之兵亦可轉移以援鎮江之急事在經撫計之所當急者五梁之垣

家丁三百衣甲器械工部且給發矣今援兵渡海在登萊則熟練之兵也天津則應調之兵也隨身甲仗想多具備如有不足先儘本處那移以待造補此當急者六廣寧距鎮江雖有崇岡峻嶺之隔然既先期以舉大事務宜後應以圖萬全多擇智勇出奇乘間盡力救援興復之民必効死勿去所當急者七山東設兵以登萊爲急他屬可緩應令二撫會議登萊青添兵若干濱州蒲臺武定等處分兵若干除留新餉外歲餉尚缺若干戶部速爲處分勿使有兵無餉所當急者八近聞西虜移兵助戰已駐境上虜兵一動

我兵速宜渡河賊東而我擊其西賊前而我撓其後  
彼必還而自顧鎮江之圍可解所當急者九遼瀋大  
戶四衛豪傑東山礦徒二百年來生養必不肯甘心  
從賊且遼陽將領日兵降賊者衆赦罪招來乘機鼓  
動結縱團聚共圖滅賊義兵四出賊必自亂彼亂而  
我乘之奴可襲而取也所當急者十蓋兵者機也機  
一動則不可遏兵者氣也氣一發則不可墮談兵於  
鎮江未捷之先策當從緩緩以待我兵之大集是爲  
穩着談兵於鎮江旣復之後兵貴神速速以應破竹  
之先聲是爲急着急不擇音臣是以謬摠管見仰佐

廟謨至于宣諭朝鮮已奉成命時刻難違迨則  
有任其責者仰祈聖明裁鑒勅部施行奉  
聖旨鎮江偏師取捷保守方可圖功策應聲援前已  
屢旨着經撫各官料理其兵餉事務又在你部裏主  
持奏內急着十款悉中機宜便會同三部作速區畫  
接濟中外同心務收勝筭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經臣三方布置聯屬朝鮮誠爲  
上計梁之垣之使誠當急行但經臣止請宣諭招  
撫逃亡給銀六萬兩未嘗請兵也未嘗請餉也之垣  
請餉二十萬請兵三千請家丁三百請加一品服色



通事實錄 卷之五  
之垣登州人請兼制登萊請府佐請材官皆經臣所未請者何可不慎重。且此行全憑王紹勳紹勳降夷臣部已曾具奏御前。此何等事。又不慎重。前在閣中同輔臣九卿科道聚如聚訟然厲聲抗色殊非朝端之體。臣知會議之無益也。

王在晉再題安家馬價疏。直國家有一定之章程。亦有變遷之時。勢勢偶偏重。不得不與勢推移。若今日援遼之兵是也。自清撫失開鐵陷而人情望遼惴惴焉。迨遼瀋相繼淪沒而人益視遼爲絕地矣。人誰不愛身恤命而欲捐其所甚愛以使之赴刀戟之場。此

非以生道使民也。故有言百金買死士者。有用二十五金募一兵者。有議安家給銀二十兩者。千里馬未至而千金之駿骨市價徒高。比往歲救朝鮮征播州募兵事例若相倍蓰。豈昔儉而今費。昨易而今難。以所值之時勢不同也。今調兵議給安家銀五兩募兵議給十兩。亦體羣情之苦折衆議之衷。不如是則人不肯赴。蓋漁民以禦變。不得以利爲香餌也。各路調募之兵。今或抵廣寧或抵山海。或起發在途行矣。勢不能復裁其所與之金矣。惟是馬價銀兩於中有當酌減者。均是馬也。調馬價銀十二兩募馬價銀十

五兩又同一募馬而有十二十五兩之殊臣不知某營應分上駟某營應分下駟則失其平矣彼在營之軍與在野之民兵農異致則調募宜分乃營中之馬與民間之馬價值相同則貴賤奚別如必以調良之騎與應募之兵而以中下之乘補在營之缺九邊皆重安得重彼而輕此哉查市價十二兩儘可易一馬則十五之數當裁俾調募一律於軍需不無少省也此後招兵凡招土兵防守本地者照在京招募例止給衣帽銀一兩即收營食餉不得槩用安家俟有調遣仍照例給發至于遼東新舊兵有御史方震孺給

賞兵數最爲覈實廣寧原非無兵但汰其冒濫節其浮冗則糧餉可繼時加簡閱時加訓練則兵馬可強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未有不練而可使之用者亦無常足之餉。未有不節而能使之足者。今機會可乘便當刻期進發若耽延時日以待兵強餉足當茲征調四出經費告訕之時兵馬何時而強糧餉何時而足臣切有憂焉臣等多方計兵又多。多方計餉凡動支帑金每從節縮用過銀兩皆不得不用匪敢妄用分毫時出而爲濫觴之費也謹遵 明旨再三酌議具覆奉

通事實錄 卷之五  
聖旨今後支用錢糧俱照舊例有多寡不同的亦須  
據例剖明聽朕裁處遼左用兵三載內外帑藏所費  
不貲今大兵雲集豈得不預先計算兵馬錢糧數目  
二部事均一體仍着會同商確務求長便不得臨期  
倉卒致誤軍需

王在晉題近緣鎮江報捷臣部于本月初八日恭接  
聖諭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內稱毛文龍  
領兵收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  
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  
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你部裏即便移文

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將原設援遼  
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王化貞調度廣  
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  
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也要將兵馬錢糧  
甲仗等項作速移催接濟毋緩事機特諭欽此本日  
又奉 聖旨覽奏王化貞指授方畧毛文龍收復鎮  
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員着卽與查明優叙  
該部還傳與經撫各官上緊督兵相機策應甲仗錢  
糧作速催運接濟共襄大舉欽此續該臣部題覆撫  
臣王化貞本又奉 聖旨鎮江奇捷遼左恢復有機

但兵寡援孤昨有旨登萊天津水兵策應廣寧嚴勅兵馬牽制賊酋事在然眉難緩時刻該部便馬上傳與經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刻期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糧及陞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依擬欽此卽馬上悉傳經撫鎮道將官各官式承明命矣隨據登撫陶朗先塘報內稱本月初三日奴酋將金州城樓堞口俱已拆平其衙門房屋民居鄉屯俱燬又旅順口人張志剛報稱奴酋燒燬房屋上船拋泊近岸將遼民老幼盡行殺戮少壯者驅逐出牆其

各處糧米房屋盡行燒燬等情又閱王化貞揭稱奴酋之情形搜括盡歸新寨南衛之情形望兵不啻眼穿西虜之情形已歎血定盟河西之情形皆摩拳擦掌又撫臣自己之情形勞瘁不敢言病身居虎穴不敢言危且云經臣貽書謂慈若進兵實實殺賊自不得不進則經臣與撫臣之見合矣又言鎮江一動南衛大擾管大藩舟師適至王紹勳水兵俱集奴分兵往禦遼陽遂空城門晝閉則奴兵與我兵相持有日矣皇上念鎮江之初復一旅之孤懸策應如此其急三方並進若不遑再計者臣昨得登撫咨知登州

水陸兵不過七千陸兵不慣涉海而天津八千六百  
之水兵其二千猶待借船以渡若登岸相搏須藉陸  
兵得城據守須藉陸兵則非登津所能辦也廣寧不  
發兵賊得專意于東日來三岔河並無警報賊之東  
向可知毛文龍之一捷適挑其兇鋒而觸其盛怒鎮  
江其能有幸乎南衛之人心不忘中國思反邪以  
歸正吾安忍爲隔膜之視奴惡其歸我而燒燬房屋  
屠僇生靈腥血徧于鄉屯毒焰熾于城市遼民搶地  
呼天投生無路桑麻樂土變爲刀山劍林黃白遺黎  
到處神號鬼嘯長弘血化碧忠義徒存田橫之客

殺身姓名不錄昔宋祖驚聞南漢之慘酷曰吾嘗救  
此一方民今聖主之仁遠邁于宋祖而奴酋之惡  
百倍于南漢卽吾兵力未瞻決難堅壁坐視矧越此  
進兵則盡人皆兵也盡人皆奴之敵也百姓與奴不  
並存率其子弟以報父兄之讐人心有堅甲利兵矣  
夫用兵者時不易得機不再逢臣計此時兵馬漸集  
芻糧頗備器械粗辦目下又催發銀兩押解戰車以  
應急用臣朝暮心焦拮据三事冀少寬怠緩之咎過  
此以往天氣漸寒海運暫歇兵苦無衣無食必多凍  
餒馬苦無槽無料必多倒斃器甲經年踰歲必多朽

鈍此時而再索兵索餉索器械物力大匱將來何以  
應之臣滋懼焉河水一合策馬可渡既無天險以扼  
其衝又無金湯以持之久進不能滅虜退不能守河  
臣甚懼焉南衛才死之民望救不至勢必灰心臣慮  
鎮江團聚之衆勢力不支勢必望風披靡王紹勳之  
孤軍何以全於虎吻毛文龍之偶捷將不免于狼狽  
此臣之所憂也奴酋放歸宰賽結納西虜之心叛臣  
通賂素囊潛逞勾引之計延緩虜報日急伺我之單  
薄內地隱憂叵測乘我之紛紜此又臣之所深憂也  
夫闡外事柄經撫操之帷幄運籌經撫主之臣何敢  
中堅旁撓但四衛水火之民決不可不救海外孤懸  
之旅決不可不援登津前進之兵決不可不應東西  
合謀以思發難必不可不防伏祈 嚴勅經撫諸臣  
熟思審勢悉心觀變兵如可發也則當大舉以張撻  
伐之威如其未可發也亦必潛圖以爲策應之計毋  
徒委成功于一擲置 屢旨于空言而第令水師之  
進取置多用寡以希不可徼之倖也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蒞父較閱

辛酉九月巡按方震孺題遼瀋繼陷張神武零騎渡河

明知事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散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義孚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迯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便登俎豆則二三大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欲死矣○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大發兵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修燒燬

民房不知其數難民三萬餘渡過朝鮮梅海一帶存  
活文龍先于二日前過朝鮮去訖  
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  
之闕下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  
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略夫豈易  
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  
而釁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  
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  
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  
力盡而不採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

魚肉以爲養真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  
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爲用而  
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採而偏信  
一籌莫展之王紹勳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  
一步而社稷以危也伏祈嚴勅經撫消融成心  
亟圖採援俾梁之垣冒險曲達將所賫銀兩宣諭  
朝廷意偏加賜賚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社稷  
幸甚

總理王在晉議覆刑科劉弘化本會同戶部署部事  
右侍郎臣臧爾勸本部署部事尚書臣張鶴鳴工部



尚書臣王佐集議外看得兵馬錢糧甲仗三部各有攸屬向皆取諸額編乃遼事潰而添兵添餉添盔甲器仗皆賦額之所不載者 國家原無此項經費乘時之急值用之窮 皇上屢念計臣之無措而發帑金以應之臣等多方撙節錙銖必惜惟時當遼瀋初陷遐邇驚惶調募四出人情直同沸鼎政事有如執熱只問徵兵不問兵糈所自出顧兵非吸露殄風之可飽餉非量沙撮土之可充目今厘厘要辦粒粒難處有不得不慮其終者計從本年三月以來邊腹共調兵十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各省直共募兵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調馬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匹募馬二萬三千匹又留山東本地馬五百匹此兵馬之總數也安家馬價除山東增兵五萬扣新餉銀四十萬兩聽其自行召募開銷又留本省馬五百匹無馬價外餘共該安家等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馬價銀九十九萬四千五百兩此安家馬價之總數也衣甲器械船價等項除山東另行銷算外餘共該衣甲器械銀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兩船價銀八萬四千兩薊鎮車營造車銀九萬兩又新舊水陸兵甲仗硝黃火器銀四萬兩此衣甲器械

送事實錄 卷之六  
船車等項之總數也。夫調募兵三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調募馬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而兵工二部計費銀共四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兩，而戶部之行糧鹽菜草料不與焉，又解發廣寧招兵買馬撫賞銀一百萬兩不與焉。經費浩大，萬不能支。于是臣部議停原題薊宣等九處募兵二萬七千名，馬一萬三千五百匹，廣東水兵三千名，又以四川土兵不能多調，議緩二萬四千名。又因延緩虜警，議緩調兵馬三千五百名。匹可省兵工二部錢糧一百四萬六千五百兩。此停緩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山

東增兵五萬，臣等議撥江淮水兵一萬，福建水兵三千，填補數內。此減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既緩且減，實調募兵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有奇。此臣造報于冊內者，乃冊之所不載。查係食糧見在，又有加于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之外者。雖邊腹調募之兵，未必俱到。倘一齊併集，連見在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天津尚缺水兵，未免再募。又尚書涂宗濬招募柯陳銳士，廣東巡按王尊德招募武勇，各有次第。又南部臣何棟如招兵五千名，又御史鄒復宣招兵五千名，又四川盧萬邦劉輔

臣招選親丁殺手五百名。又各邊調發之兵。留舊餉。養家。再募新兵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名。以補原額。又經略帶去營兵五千。留額糧養家。本名仍領新餉。是食糧兵數已盈四十萬有奇。去年議十八萬兵守遼陽。已到者僅十五萬。共費本折色及關外牛騾車輛計銀八百萬有奇。今日之兵數比昔多浮二十五萬。則一年所費當及二千餘萬。不待言矣。夫新餉之加編除兵工二部分用外。所存止三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本色卽用三百萬以外。餘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卽桑孔重生。劉晏復出。無可奈何。且諸

臣有志請纓者。競言招兵。諸臣出關渡海者。競言招家丁。愛身者只圖身伴。有兵不思口中無食。大抵兵日增而無日減。餉日減而無日增。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蕭牆。國家以奴酋爲患。不知有兵無餉。兵卽爲地方之患。臣是以憂兵甚于虜。而急餉甚于兵也。此外河西索戰車。海上索兵船。各路索盛甲器械。卽以天地爲爐冶。億兆爲工匠。鑿山取鐵。有時而竭。鑿地取煤。有時而窮。伐山取木。有時而盡。日日催取。日何能給。至于車夫騾戶。苦無腳價。匠作各役。苦無工食。鑄作打造。苦無物料。鐵甲未完。

又徵紙甲。捨刀纜備。又備布綿造車窮日夜之力。推輓極道路之艱。卽無盡之藏。不能供其索取。矧不編之額。何以應其紛求。臣與司空日相蹙額。無計可支。不得不哀懇。聖明再發帑銀一百二十萬以濟工部目前之急。此皆萬分緊要之需。不得則赤身徒手。不可爲兵。缺車乏船。不可以戰。緩則誤事。非比泛常之請乞也。再照臣部原無錢糧軍興之際。應酬如雨。日下止存解剩銀五千六百餘兩。猝有緩急。從何措處。然臣部不敢槩瀆。俟有急用。方敢奏請。至于戶部歲餉。該銀二千餘萬兩。問之田賦。田賦不載。

問之庫藏。庫藏久空。兵一日不停。則餉一日不止。利孔旣竭。財源已窮。臣等憂懼不知所出。疏冊旣完。正擬奏聞。而登萊巡撫陶朗先移咨。臣再請兵馬糧餉。咨開兵馬船隻甲仗暨大將軍佛郎機等件。連安家行糧共算合三部所需不啻四百萬。取之者如滄海之波。汲之無盡。愈出而愈不窮。應之者若無底之卮。涓滴不留。隨取而隨告匱。蓋兵工之窮。原無長物。而司農之苦。未可告人。堂堂天朝。臣未敢纖細畢陳。示窘于四夷。以傷國體。除戶部經費甚鉅。百凡無處應請。銀兩聽其算明。另疏陳請。外臣謹先將

調募兵馬扣支錢糧及待用銀兩彙冊奏聞。王在晉題初廣寧之請兵也。軫恤海內之民生樽節國家之財力兵數從減舉。朝靡不心服然臣部慮東夷勢重難支調募開除招集合新舊兵十四萬卽見在之數未經查覈然據臺臣齎賞兵數已十二萬有奇矣。謂兵不堪用則當汰而勿食我之餉。既食餉卽謂之兵。既謂之兵則何不可使之戰。兵能習練則市人皆可爲精兵。不練則精銳不能當大敵。設使典盛賣甲則精銳立化爲頹靡。倘其足食足衣則懦弱可變爲強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今邊兵五萬皆

帶有隨身甲仗舊兵及新募士兵招來潰兵未必全無遮身之盾然解過鐵甲八萬七千五百副又舊甲鐵葉可用者一萬副盛八萬二千一百頂內工部所造新甲極其堅整而取諸京庫者俱經科道挑選非真不堪用者也。或者道途之盤運關門之堆積不無損壞而經臣咨部謂京中所造多與邊上用不相宜且多頑鈍而鮮堅利故以前發遼東者必重新改造方可給軍應用。今擬解工價物料于邊就便分頭自爲打造經臣身任兵革必能加意鑪錘獨錢糧難處處無以應細查內庫盛甲堪用者幾無存剩

何以備。京營之取用輦轂重地武庫空虛猝有緩急赤身裸體之兵可資捍禦乎。臣不暇爲遼左計而先爲京師計。向來庫積甲仗原不解邊今爲邊疆取竭。援遼器械押發如流已稱足用。今尚有氈帽布衫執棍以立之兵何也。將無故示凋憊之狀以待挑選乎。官兵畏奴如虎問兵則曰不精。問器械則曰不備。問鞍馬則曰不整。裝貧做老只想回鄉。便保身軀性命。然則撫劔疾視以無懼爲主者。恐無其人。獨念一兵出關費銀二十餘兩。多者三十兩。斥一兵則前銀卽化爲烏有。目前無用之兵皆重價買來之兵。非

可一筆塗抹者。撫臣自買馬萬匹皆騰驤上駟邊兵帶馬及太僕寺馬共四萬三千三百匹。步騎相兼馬非不足。乃以馭馬無人。秣馬乏料。致多倒死。今天氣漸寒倒損必甚。故必講養馬之法。而後可望馬之多。不然雖多不能當損折也。河西一帶米豆皆露積。以待轉輸。人馬皆空腹。以需草糗。昨奉聖旨以遼運前派車牛煩費無益。科臣周希令所刊董搏霄人運之法。人人以爲可行。且昔年征播亦用人運。目前將科臣條議姑一試之。以待車輛之集。亦不失爲一時通變之權也。臣等與經撫二臣誓心滅賊。凡外來奏

疏一一依行非敢互異戰車已發五百六十一輛續發者絡繹于途矣。宣大馬匹久差官市買營馬在關者悉聽撫臣之借用矣。盛甲之僅存者臣同工部一查發運米車牛亦會題買辦矣。調募之兵四川湖廣浙江皆起行有日刻期可至矣。乃垂成垂就之功忽轉而爲愈變愈危之局。臣等相顧詫異豈西虜情形之中變乎。夫西虜可借以張我之勢而不可倚以爲我之用。可結以散奴之盟而不可藉以敵奴之衆。第使不爲我患不爲奴助。奴不得假道于西我得專意于東。卽爲用夷之要着。其來與否我不能知來矣。

而深入與否我不能知。深入矣而力戰成功與否我亦不能知。卽幸而成功而索報無厭。酬賞難遂。心無定嚮。餌之以利則趨。戰無定形。劫之以威則懼。今國威未震而厚賄何從。既有饑攫飽颺之慮。又懷拒虎進狼之憂。御之善則虜爲我用。御之不善則我爲虜。愚故恃虜則虜操勝負之權。我惟自恃則我操常勝不敗之勢。臣所云西虜未可全憑者此也。據劉渠塘報。佟養真供稱。奴酋見金州有水兵。又因鎮江不服不肯進兵。定在十月冰凍南船不能行。方可犯搶。然則河西數月之安明。係登萊水兵牽制之力。臣一

入都卽定此策。近見奴酋縱焚旅順房屋，正恐我兵之久泊東，兵一退，奴必西馳廣寧，卽危而京師震懾。此必然之勢也。頃見津撫疏云：深冬天氣，沍寒，海河結凍，非利用舟師之日。停泊海上，旣恐震盪之堪虞，逼鄰虜穴，又慮焚燎之爲患。屆期似當令各營收兵入津休養，銳氣整頓，行伍以待。明春之大舉，撫臣憐軍士之苦，臣亦有同心顧兵法，必藉虛聲而解圍，須用旁擣。我兵常泊于旅順、廣鹿島之間，近之可以繫金，復海蓋歸順之心；遠之可以張鎮江、義州犄角之勢。萬一狡虜渡河，我兵卽攻金州等處。一面傳諭

毛文龍、王紹勳進兵夾攻。一面招致鐵山、長生島朝鮮團聚之民，荷戈幫助。一面密結蓋州豪傑，令敢死之士焚其積聚，賊必懼而內顧。而廣寧之危可解，山海之烽不急。都城之衆自安。臣所謂東兵未可遽撤者此也。或曰：北風漸急，如三軍之畏冷，何夫旅順距金州甚近，原係泊兵之所。而廣鹿島亦可屯兵，防汛之師，海棲水宿，其常也。泊舟于避風之灣，下旋于活水之灣，多給衣綿，時加犒賞，接應糧食，惟風火之克謹，更掩襲之嚴防。至于天津水兵，亦令其與登萊分路，艤泊聲勢相連，首尾互援，而沈有容所統之福



通事實錄 卷之六  
兵檄令其分防各險毋聚一方倘各兵勞苦輪次更番不得潛離汛地臣部嚴催江淮福建水兵接應仍行戶部速爲處餉以時給發其義州一路糧餉不敷路遠輓輸難繼更祈 聖諭再勅朝鮮暫時接濟用過米粟通計數目卽於監軍梁之垣所賣銀補給如不足待春汛後補給一遇天兵進發或奴兵西渡該國卽進兵協擊庶毛文龍王紹勳之勢不孤而我兵得藉應援以無恐矣○尚書張鶴鳴奏佟卜年爲經略舉用今逆賊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宜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圖報効胡嘉棟劉國縉應置廣寧立功

贖罪

十月戶部尚書汪應蛟奏遼左用兵三路布置共兵二十六萬併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年來所用遼餉搜括不足不得已加派于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藉口給餉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卽以千二百萬計之尚不及三分之一也幸蒙 皇上俯念調募煩費計發

帑金四百萬少紓日前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兵仗銀共三百十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日糧者又止九十萬金而已今臺省諸臣條議有未盡允行令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諸臣會議條款務求法所可行事無窒碍者約計可辦之數仰候聖裁俾臣部遵奉施行

王在晉題遞接遼東總兵劉渠塘報內稱七月內有奸細報奴酋說西虜助兵從黃泥窪進河西大兵從三岔河并柳河進水兵從金州進高麗兵從鎮江進奴酋甚是慌懼又差王有倉過河探聽河西多少兵

馬糧草有無在于何處堆放又供佟五分付各奸細柳河口娘娘宮一帶凡有堆垛糧草處所不許放火燒燬等待河凍之日分一枝兵從柳河口進入先獲糧草以備我兵吃用又稱奴酋共領真韃子三萬有餘駐防遼陽李永芳領遼兵三萬俱住遼陽北城各將近日新編許多鄉兵戰車鎗砲火藥俱備停當等河凍馬步車一齊過河等情續據登萊總兵沈有容稟稱毛文龍自得佟養真後避居龍川請兵朝鮮朝鮮一兵不發且禁其市糴又差張獻政往遼城內偵探奴酋令李永芳守遼陽盡將精兵領出海州及河

上一意河西不復東顧等情該臣看得狂酋窺我虛實決意渡河合東西報而賊情如券合焉自古行兵先謀截輜重謀奪糧食謀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之也當海運初通登萊米豆盡積蓋套暴露於風雨腐滯于潮濕狼戾殊甚比蓋州陷沒充實之倉困露積之芻粟守土之官不付之一炬而盡為盜資奴之盤踞遼陽數月不憂饑餒且將壯丁遷徙蓋州以就食臣每念及輒拊膺長歎而深恨當時之失策也今覺華島河東堡船家務柳河口等處堆積芻糧甚多賊之生心久矣遷延不運以待牛車車牛何能

猝辦卽辦何能猝到卽到何能猝運眼視糗糧之山積而致令米價之如金口需粒食以療饑而頓使枯腸之忍餓兵至十餘萬山谷可平江河可塞矧以養生活命之物令人搬運節其氣力均其勞逸人情自當樂赴豈真木雕泥塑手足不能運動者哉時迫矣轉眼河水將合矣路遠者當用餉臣所僱之小車地近者當依科臣所議之人運或挑選軍士挨隊以搬移或增添脚價覓夫以轉運通限一月將海瀕所積之米豆各處所採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狡虜之垂涎以杜奸細之窺伺彼河西二百里荒瘠之區既不

得因糧于我虜。必逡巡却顧。至則堅壁清野。野無所掠。食盡不能久居。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用奇掩襲。必勝之形在我。仍令登津旅泊之兵直攻金州。高麗義州之師襲取寬鎮。鐵山長山島避難之民助我先聲。隔江彌串堡渡海之衆。爲我後勁。賊必東西分應。左右支吾。我卽不能大得志于奴。奴亦不能得志于廣寧。先時圖之猶可及耳。昔遼瀋繼陷。人情洶洶。幾無生路。今監司盈坐。將佐成行。謂宜羣策畢舉。收功且夕。乃諸臣諦觀時勢。憂心孔亟。未聞怒蛙之式。屢懷曲木之驚。兵士如林。豈盡不堪。盔甲成丘。詎云無

用硝黃火藥。除山海等處支用者。不算外。其解至廣寧者。二十一萬四千六十斤。留貯永平者。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斤。滅虜虎蹲砲共解過五百十位。各取實收附卷。若拒馬槍至微物件。豈以帑貲百萬。不能分金製造。必待長安之轉運乎。兩軍對壘。三鼓作氣。彼見強而我示弱。奸細漏洩。益長黠虜之威。邸報抄傳。頓減我軍之氣。臣部馬上催兵。工部運車載料。日無停晷。何嘗少懈。目前緊事。只宜練軍。選將。整器。繕具。設奇置伏。修築城濠。堵截險要。嚴搜奸宄。廣行間諜。置遠而難行之事。舉近而易就之功。職兵者

治兵職餉者治餉責有專屬難辭後艱任已克承誰容肩卸當卧薪嘗膽之時勿墮摩拳擦掌之氣此臣所望于彼中之道將有司協心以贊經撫共成滅賊之功者也奉

聖旨據奏糧草堆積浥爛管餉各官如何不設法轉運解過甲仗數多取有回文如何昨本道臣高出等呈說一件也無顯是欺玩本都當拏問姑着策勵任事本內運糧策應等事便行與撫督勵道將等官實心擔任不得仍前推諉致誤軍機○侍郎王在晉題微臣已補額員三部不能兼理懇乞俯容辭免奉

聖旨王在晉任事精敏着照舊總理

王在晉題奴酋舉動必先布機關潛圖協應虛實之形頭頭熟覷緩急之勢着着不差我欲登萊進兵奴發魚皮鞋子防禦我欲鎮江協擊奴築遼陽東一城阻截我欲糾西虜合攻奴放宰賽還鄉解散此有謀彼有備隨方設間謀是處有奸細而我所以應之者張皇靡定錯亂無章豈我之智顧出奴之下哉奴之用人信任專而謀慮一我之畫策衆口雜而意見紛一言而衆撓其成一事而兩持其柄登萊兵寡臣力言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勢弱則不能牽制一面而使

奴之反顧乃朝鮮之役羣言噂沓無不爲梁之垣王  
紹勳請兵者帶去精銳水兵三千止存揀剩兵一千  
五百銳師泊于外國音信難通應援不接而切近如  
金復一帶並無一兵奴之縱男女回家安心西嚮萬  
一奴騎渡河義州之師可能追躡否萬一奴犯登州  
朝鮮之旅可能撤回自揀否廣寧日望西虜爲前驅  
而今且糾衆結寨縱騎打圍寧前錦義之間日憂蹂  
躪臣前疏所云西虜未可前全憑東兵不宜遽撤按  
臣方震孺貽臣書有見疏一字一拜等語蓋臣昔在  
東方具晰形勢要非浪語登州距旅順一遇風順半

畧可渡卽冬月未必無半畧之風候也登兵雖寡而  
合萊兵遙爲聲勢津兵四千雖于九月間策應鎮江  
而鎮江已失恐難停泊不如撤而併屯于廣鹿奴見  
海上有兵猶懷顧慮此未宜束手坐視以聽其西馳  
也奴留宰賽子女以爲質宰賽欲報奴酋以寬其子  
女故虜部合縱暗藏機構倘奴渡河而西虜必窺墻  
而東前後夾攻腹背受敵當情形虜虓之時不能爲  
首尾相應之勢遼事可憂在此夫河西半載精神用  
于餌虜虎酋恐傷宰賽之心旣不能爲我之助然曾  
受我之約或尚可離彼之羣謂宜用計調停吹散虜

兵以絕奴之援。殺奴之勢。奴見虜退。必逡巡觀望。我無西顧之慮。而後可當東面之敵。卽不然。必選擇名將分兵以支錦義。併力以障寧前。奴之鼓衆行不挈糧。馬不帶料。草枯水凍。人畜饑渴。野無所掠。勢必不能久留。我能善守河西。猶可瓦全。至于河西兵卒除舊兵在外。新兵已逾十萬。恐川楚浙兵併集。地面窄而難容。糧草遠而難繼。矧山海單虛。關門鎖鑰。倍宜加謹。須將兵馬挑換分守山海。一經挑換。人情誰不願入關門。莫如以薊昌兵馬發回。仍守薊昌。分布喜峰口北挑林等處。以防窺關之寇。蓋以土人守本處

室家墳墓在焉。較之客兵。其得失不相關。利害不相涉者。功相萬也。再勅督臣以原設之兵分守薊鎮。而以撫臣新補之卒。及御史傅宗龍招募之兵。暨山西新到陝西將到之兵。列營屯劄緊地。護衛陵京。而通州及天津陸兵。凡近京地面。營兵密爲整頓。以防入衛。中外臣工務宜矢心協力。精神滿用于封疆。而口角之爭。筆陣之鬪。暫爾屏息。臣目前所榦辦者。催兵催馬。催餉催二萬。胖襖出關。再請續發二萬。又催辦綿花布襖。以抹軍士之寒。再催發庫貯將軍等砲四百三十餘位。以備戰守之用。川楚兵差官催

僂勒限趣程勢同捄焚拯溺內應不遺餘力矣至於  
軍中號令有不獲不嚴行申飭者生殺係人王之  
威命賞罰爲御世之大權勵衆勸功必先法令今河  
西兵十餘萬全無固志一望虜兵卽思逃遁如此卽  
募兵百萬總歸無用發帑千萬盡屬無益須再申  
命令凡臨陣一人退縮斬其隊長隊長亦得斬其人  
總哨皆然且明諭之曰曩者遼瀋失守東則有海可  
逃西則有河可渡今生路惟有一關門及喜峰口等  
處關門決不容逃兵潛入而險要等處亦俱發重兵  
把守不容逃兵驀越旣無可逃之路須懷死綏之心

進一步封拜在前退一步斧鑕在後將官逃者一槩  
論斬文臣逃者必從逮治稱病者悉置不行提督卽  
中風果真亦令廣寧養病不得進關錢糧支銷不明  
管餉司道先請革職勒限查明無弊方具題復任  
朝廷有必行之法而後無倖脫之心將吏無倖脫之  
心而後望生全之路仰祈天語嚴飭明著章程則  
規避不生觀望永杜殘遼庶其得人爲用乎然勸懲  
不容偏廢而賞罰必須並行有投醪挾纊之恩纔可  
鼓衽革裹尸之志有解衣推食之惠始可望沈船破  
釜之功今嚴霜砭骨而棲風之士單寒半菽如金而



麤糲之食未飽。擁瓊林之積。而徒令削鐵于針頭。怡堂燕之安。而罔念加薪于厝火。三部之貧如洗。四方之苦堪憐。索費索逋。趾錯于堂。愧無隣之可乞。請金請帑。聲聒于耳。曾何計以支撐。天聽轉高。難排閭闔而亂萌。潛伏憂在蕭牆。不先事而預圖。恐臨期之既晚。臣款款之愚。慙攄芹曝。伏祈聖明一裁。炤焉奉

聖旨。這分兵防守。申嚴賞罰等事。悉中機窾。該部便行。與經撫各官。便宜調度。鼓勵將士。共收成功。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營求加銜。所領

兵部安家銀。不卽給散。毛兵後至。其帥田景坤。不能輯下。沿途科索于酒肆。與湖兵遇。遂相格鬪。毛兵殞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逮舊撫李維翰。

巡按方震孺奏曰。連日廣寧城中。大戶盡數西奔。正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頭緒。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叉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之不屑爲者。而臣日從事焉。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心耳。皇上速下一嚴勅。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揅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信地。

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  
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宜宿兵一枝專殺逃  
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慟  
哭待命。

十一月方震孺題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臣初入  
遼路迎經臣卽向臣言抄化不可信。虛着不可用。併  
言撫臣不肯做實事說實話及臣至廣寧面問撫臣  
言何常不說實話何常不做實事臣固知其機鋒不  
對苦心調劑其間不知費幾斗心血矣。然兩臣無疏  
臣只合暗裏銷鎔不當明言也。昨經臣責備撫臣疏

中引臣書札謂撫臣心慵意懶此臣與撫臣時時面  
相質証者也。臣賚恤時見撫臣精氣百倍今則時時  
攢眉謂愈變愈難蓋緣撫臣銳于滅賊而一時賊未  
可滅又一切兵馬器具不湊手耳。大抵經臣之意在  
以守而爲戰。撫臣之意主戰而不言守。經臣曰守具  
卽是戰具。今人饑馬疲守旣不能以何爲戰。撫臣曰  
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  
今糧運艱難若此旣要進兵當先備求運法。撫臣曰  
我一過河而海州之糧皆我之糧。經臣曰王師宜堂  
堂正正旣過河便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

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嚮應定有縛叛將以獻者。于是諸道諸將俱浮沉于戰與不戰之間。守與不守之際。笑啼不敢。而凡事牽制者多矣。讀此疏而撫臣孟浪可知。世上安得復有痴人與之相合哉。

閣臣葉向高言。廷弼化貞作用既殊。而使化貞就其節制舉。朝皆謂難行。毛文龍所報擒斬。卽未真確。功罪可勿言。乞下部酌議。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申飭將吏一聽節制。

王化貞揭輓運一事。自河東失陷。車牛盡沒。止有車五百餘輛。職卽行道多方搜括。民牛收買。夷牛又差。官入關四散尋買。乃請車牛銀十萬于戶部。而戶部不應也。曰于解去新餉內支銷。不知新餉久已斷絕。何處支銷。且造車無匠。趕車無人。遼之丁壯既皆從軍。而兵又不善養牛。西牛又不服水土。往往到斃。牛軍賣兒賣婦以償之。昨歲出關十萬餘牛。不數月倒死殆盡。其報存者皆遼人所償也。不惟物命可惜。抑亦民隱堪痛。故職自爲道臣時。卽不敢多議牛車價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不下七八兩。而部又卽定三兩五錢。是猶以前日言也。遼民多殺牛以賣。謂殺則得

牛之利。留則受牛之累也。是以職有顧覓小車之說。業遣人于山東集其魁問之。皆欣然願來。乃咨部請移文山東留京運以作賃價計。旦夕可至。昨接督餉咨部文。不准無銀可給。竟成畫餅。至今天津并無車出關。又不得已。摘軍扶運。然河水已合。奴衆兢兢欲渡。守城對壘。又須多兵。左支右吾。無可爲計矣。

買牛運車。晉曾有疏爭之。今牛盡倒死。省直解到者。竝無一存。前言如券。僱覓小車。亦可言而不可行之事。經撫好爲苟難于國事。何濟。

王在晉題九邊兵餉疏云。臣惟天下猶一家。然遼左

後門也。九邊垣壁也。京師堂奧也。今人人視殘遼如漏艦危檣。視九塞如金墉鐵壁。視河西如虎穴龍潭。視邊鎮如泰山磐石。此不深爲堂奧腹心之計耳。試諦觀之。遼與各邊均重。急遼而緩九邊。猶曰治標。因遼而弱九邊。則爲釀患。慨自遼瀋繼陷。以來調兵選將。急于風雨。其應命而至者。五萬之邊兵耳。川兵則觀望于去來。遙切家鄉之顧慮。各兵則獯迴于行止。曷勝道路之流連。藉非邊兵出關。河西所有者。僅遼陽之逋卒也。此奚當于勝負安危之數哉。顧此邊兵。非取之無盡之兵也。再厥已苦于長驅。三摘且幾

于抱蔓去而不歸調而不補能必遼事之遽平將來  
免于調發乎。即免于調發而宣鎮闖邊之虜延綏攻  
城之寇甘肅入犯之羌無兵何以禦之。詎獨奴酋能  
爲中國患乎。屢調之空邊終日延挨爲苟安之計。  
問兵何以不補曰留舊餉養援兵家屬也。欲補必須  
新糧無新糧則兵不可補也。臣一一通查援兵事例。  
亦自有不同者。如往歲山東應調之兵臣即于本名  
遼餉內扣留三錢以給其家舊糧即補新兵兵不減  
而糧不加者也。乃宣府易州一帶家屬即食原糧而  
不給內顧。在延寧一帶則戶部已給內顧而不食原

糧。然而內顧贍家銀兩有三錢有六錢此戶部不一  
之規也。又有暫發四錢五分有止發三錢此各鎮不  
齊之例也。因其糧數有多寡是以贍養有參差此支  
給不同之額也。乃各兵未必人人有家小未必人人  
盡給本名之糧借名混冒此不可不查者。一前次援  
兵逃亡者甚多。逃者當存額餉死者止給優恤舊糧  
必有贏餘此不可不查者。二室家已贍則原糧不給  
而原糧貯存之日未必即爲補兵之日。千軍齊發未  
必千軍齊補空月空糧悉宜算扣此不可不查者。三  
給贍家給內顧兵缺仍懸而不補則存一名之舊糧

又增一名之贍顧兵虛而糧益耗此不可不查者四  
遼陽有投降之卒而本鎮尚存援遼之名河西多雇  
替之軍而坐家食本名之餉營伍隱蔽哨隊朦朧此  
不可不查者五凡調邊兵必帶馬匹馬每匹臣部給  
價十二兩前次調補馬價俱未清查臣曾有疏矣今  
次調馬五萬九千八百餘匹補價七十一萬八千五  
百兩有人而後有馬兵不補馬必不買馬價將安貯  
乎此不可不查者六無馬則無料馬去而料存每歲  
草料銀兩不在邊鎮則在度支節年未覈此不可不  
查者七軍中有火器有盔甲有衣鞋有兵仗有旗幟

有犒賞軍在則各項不可廢軍去不補則錢糧必有  
存餘此不可不查者八查果兵未補而糧存則當報  
所存之糧數糧已開而兵補則當報所補之兵數今  
一遇調發輒曰無兵既云無兵又云歲虧數十萬之  
額餉此各鎮額餉臣在山東隨催隨發愆期不解者  
卽開送經管職各聽察既不解又不叅釀成通局益  
不可問然則邊臣之自誤而非各省之誤邊臣也臣  
蒿目憂時邊餉必不容不嚴催邊兵必不容不速補  
援兵成遼贍家內顧業有成例勢不可裁戶部以措  
處之難或聽其仍食舊餉臣部因司農之誦不卽催

補援兵臣悉心籌之今歲應調邊兵除題留未到者  
只筭實數六萬其贍家內顧銀兩每名每月六錢歲  
計當費四十三萬二千兩如每名每月三錢歲計當  
費二十一萬六千兩二者相兼以折其衷歲費不過  
三十二萬四千兩而六萬之邊兵可補九邊不至空  
虛猝遇虜警各邊尚可支持卽有調遣各邊不憂難  
繼此今日最吃緊事不能以歲月待者伏乞 嚴勅  
邊臣通查所懸兵缺卽行召募大家提起精神極力  
整刷以固邊塞以衛 皇家臣於諸臣有厚望焉伏  
祈 聖明鑒納施行奉

聖旨是各邊額兵當補這所奏極爲詳悉着該部卽  
行與各督撫官作速處置召募毋得稽延

王在晉題頃蒙

聖諭戶兵工三部發領帑金二百

萬以濟軍興又奉

聖旨帑金着發太僕寺候有急

需請用仍着侍郎王在晉稽查酌發又奉

聖旨帑

金准留一百萬專備東事緊急爾部還與總理官酌  
量奏請給發欽此該臣看得遼左軍興經費繁鉅田  
賦頻加取足于溢額之微漏卮難塞外廷無措仰給  
于 大盈之積待米成炊其在司農艱窘倍常仰屋  
竊歎 聖明洞鑒無俟臣言若兵工原無編賦可應

非常乃互分職掌致令竝困荷蒙 皇上慨發 帑金二百萬兩以濟目前之急不啻枯苗之得雨也。然待用無窮而分用易罄。如以十日之餒而得一日之糧。此留則彼缺前去則後空。有不得不從樽節者。如臣部調募各兵安家銀兩有行文本處兌給者。今本處不給而取足于近京地面。銀不發則兵不行。兵之所聚且有後虞焉。可須臾之少違乎。邇又議調標兵安家馬價均屬無處。則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兩之請勢不容于裁減者也。以工部言之募兵衣甲器械未給銀兩計六十七萬備開奏冊見在 御前。此外

如造船造車造火器製甲製襖製兵仗買鐵買硝黃買布花僱車僱騾僱夫役工匠兼日夜之力轉運極道路之煩萬分拮据。臣與工部共之。臣曾具疏代請帑金一百二十萬猶懼不敷。然則今日五六十萬之請。僅當其半。豈云溢數乎。惟是 帑金已奉 明旨專備東事緊急。着臣酌量奏 請。臣再四籌之。當先發四十萬以採燃眉餘者姑俟再議。總計兵工所請共銀五十四萬一千九百兩。皆係東事急需。將來逐項解發明白題 請開銷。必不敢分毫濫用。此外存剩 帑金除四川應發銀兩聽戶部酌 請餘銀悉



封貯太僕寺庫以備遼用緊急各部不得輕 瀆有  
一分當一分之實費做一分之實事庶不孤 聖明  
之德意而于邊事緩急有資矣

十二月廷弼于十月二十三、四日連得遼撫書要乘  
銳出師二十七日報巡撫已先二日往三岔河二十  
八日廷弼出關二十九日駐前屯上恭報出關疏請  
本兵催兵接應總制各鎮彈壓十一月朔至中後所  
得巡撫危疆固守實難一揭力闢以守待戰之非弼  
因移書閣部大臣專責而卒成之意實以阻之也十  
一日巡撫化貞會廷弼于西平一鎮三道皆來聚晤

相與極論各道曰今過河不得河上督兵設伏出奇  
又不得事事依公意部署亦歸到同處矣弼曰遲矣  
巡撫曰前實不曾依奉公行今只當遼陽初失惟公  
指教矣弼曰河水阻而擺兵河水合而撤退報賊虛  
而神飛聞賊來而意索今日講河上明日議西平又  
明日而議鎮武今日撤兵回明日發兵往又明日而  
復議留無謀人之心而使人備之致將南衛遼海百  
姓北驅殆盡廣寧滿地奸細城中聚謀各立名號頗  
繁有徒未得彼情先輸我實况平日諜報賊無兵賊  
忙賊急賊怕我賊斷不來賊在遼陽者何曾一驗故

勸公內防而外謝之一味密密厲兵秣馬儲糗治械  
幹我正經事體自隱然有不可犯之勢遼東尚可爲  
也巡撫唯唯各道鎮亦首肯不敢對弼遂于十一月  
十四日回右屯衛往返十七日作出關見聞述  
述中所載者廣寧撫按鎮道將書亦話言及地方  
兵馬糧草情形也大意主守不主戰聞于閣部臺  
省明知其未可戰耳

大學士葉向高疏云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爲功。  
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切謂國家費數千萬金。  
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三

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  
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僇之禍。則  
前此遼人之殺僇。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  
之功罪。可勿談也。

鎮江之捷。巡撫逕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  
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誣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  
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本兵欲告  
廟。余亟止之。以告廟。則益張其功。愈甚。經臣之  
怒。莫如平平處之。以消其忿爭。功罪勿談。意與此  
合。

遼撫管曾爲經臣道屬名帖不書舊屬生熊畢竟  
以此喻之王亦不少遜嗟乎 國家事大可以一  
字而生嫌隙哉

王在晉題海戰勝負全係船隻之好惡船之不堅是  
棄生靈于大壑也。而水兵出海又須海道之習諳兵  
不習水是委性命於魚腹也。今查各船係重價買造  
一船有一百三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少亦不下六七  
十金是淮營船隻計價不啻七千金矣。七千金買船  
俱不堪用。又借海運糧船載兵出海工部一一議補  
船價。今因兵不習水一旦付之東流是一倍又增兩

倍之費矣。以丐子而應篙師之數以遊食而充把舵  
之人舟人旣望洋而昏眩帆檣遂逐浪以飄颻目今  
江淮正造船隻正募水手萬一仍踵前弊不問人之  
習不習卽號長年不問船之堅不堅遽稱戰艦臣懼  
塗羹之不可食而海若之未可嘗試也。通查王錫斧  
船是否本官買造係何有司經營其水兵是否本官  
雇募係何衙門選驗嚴行淮揚撫按提究一一追賠  
仍令將來不得以空名應數庶人船可收實用。錢糧  
不至虛靡是兵船之虛飾不可付之不問者也。大將  
爲三軍司命勵必死之志鼓身先之勇匈奴未滅奮

不顧家國讐未報滅此後食古有扶疾以視陣裏鎗以血戰者彼獨非人也耶薊鎮何地視殘遼有安危與共之形援遼何事與山海有緩急相依之勢總兵楊茂春身爲主帥分宜捧檄先馳乃當賊兵臨境之日稱疾以偷安榆關警戒之時堅臥以謝事未遇敵而先胸縮屢奉令而若罔聞朝廷之令旗不能強之一出行邊之司馬無以誠於三軍茂春而果疾也尚有乖於損軀報主之義矧茂春而非真疾也能逭於抗違節制之罪哉自遼事興而文武各官無疾輒云有疾微疾輒稱痼疾思臨難而苟免遂托疾

以欺君獨不思官爲朝廷之官則身爲朝廷之身事如可爲則百計以匡扶事不可爲惟一死以報國今天下一統河東之失不過彈丸黑子之地神明之福祚彌昌天王之事權在握豈不能行於武弁而絕無忌憚乃爾如茂春者生則當謫居于廣寧城外死則當葬骨于三岔河邊萬母輕縱之歸俾懦帥效尤以開規避之途也此大將之推病不可付之不問者也今天下多事極矣遼左戰守三年卒無完局其弊由于事事粉飾象人塗馬空勞調募之紛紜人人推諉弛担卸肩一味機關之簸弄向使人無

鑿坏遠造之思。自有畫地奏功之效。則今日之紀綱。必不可不振法令。必不可不嚴人心。由此而惕。國勢自此而強。東西之變不足平矣。

葉閣下與經略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爲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卽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試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隅。卽孱弱如宋。以元昊之強。闢地萬餘里。帶

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之橫其勢。何如元昊。而海內糜爛決裂至此。果何故耶。大劄千言萬語。只是經撫不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

四川  
兵變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置不卽點視。漫云數少。土兵伺候月餘。洶洶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板欲盡黥土兵之面以別記驗于是統領人樊龍樊虎一呼卽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王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墻而遁復尸遍地幾不可數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伏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劫○遵義民米田自遼陽逃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夷徵索嚴急楊氏洶洶思復故主重慶旣破夷目羅象乾撤衆回巢楊福等邀之三路進兵直搗遵義署印通判棄城亡走貴州○石砭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賊略納溪瀘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隆昌壁山官吏望風逃遁賊遂進逼成都○諭兵部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後戊辰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題遐想奢酋作亂一之初一朝兵起戕殺撫鎮道府縣衛所等官一百五十餘員踞重慶圍城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州縣望風瓦解安賊稱孤改號辨髮束額民俗立化爲夷于時川省衿紳魚驚鳥竄胼胝瘳瘵家衆

流離叫 閤叩 闕天日爲慘此乾坤何等時耶  
自古未有總理戶兵工三部之官舉 朝因遼事  
倥偬公推屬臣兼攝而西蜀干戈同時竝劇于是  
舉朱爨元張我續爲督撫推楊愈懋薛來胤杜文  
煥爲總兵秦良玉領兵義夔奢社輝把截烏江川  
湖雲貴土司合兵征進沐鎮陳師畢節各撫移鎮  
要區霑益永寧歸巴荆沅以及敘州二郎關等處  
或遏其衝或絕其援或直搗以解成都之圍或分  
守以當險隘之處石柱永順保靖等兵則自下而  
上鎮雄馬湖烏蒙烏撒等兵則自上而下楚兵遶

其東塞夔門以備策應秦兵列其北駐漢中以壯  
聲援請 內廷之發 帑督農部之僱精借工部  
衣甲銀于夷陵運烏銃火鎗于蜀道招義兵殺手  
辨鞍馬衣糧數月之間手如沃焦事同紛蝟而蜀  
事始有條緒成都解圍于臣署印之日而賊據重  
慶有岌岌垂危之勢焉臣以經略出關行矣

會議  
經撫

兵部等衙門 題因經撫不合奉 旨會議臣等於九  
月初八日會集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  
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  
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

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  
論略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  
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籌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爲  
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  
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旣集之後。經  
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君命旣有專  
屬。事體俱當責成。辟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  
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必協大同。臣等何容輕議。彼  
中進取情形。定于吸呼。着一商量。不得有不能阻遏  
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併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舍

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  
荐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須  
後效。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  
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飭。見在糧草源源接運。  
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  
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乞 皇上  
嚴 敕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  
大兵渡河。經臣卽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間諜  
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卽仍前畫地分守。申嚴 功令。  
務須鄭重。以保萬全。建功之日。一體升賞。恭候 勅



下施行奉

聖旨遼事爾每會議只是責成經撫戰守相資自是正理便行文與他每知會務要着實遵行不得違玩其目前機會可乘着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偵探未實還照經略前奏畫地分守用心料理相機進勦經撫受此委任當共圖報稱功罪一體竝論道將各官都着盡心立功報効不得彼此紛紜自干罪戾違的着巡按官指叅奏重治不饒

遼瀋死戰卹典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磨一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

僉事襲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陞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陞三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陞一級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戶侯世祿等依擬

王在晉清查兵餉疏臣惟遼左軍興歲經四易經費繁浩萬萬難支只爲遼陽一塊土括地之毛熬民之骨馬牛躄躅鴻雁哀鳴所望將士犁庭掃穴收復故疆乃尺寸未復而內帑之藏屢發矣外府之積已

罄矣。歲費千百萬，何嘗清楚。其催解則如風雨頃刻，難停其銷筭，則歸渺茫半屬烏有。臣知其弊竇之多也。曾具疏請設糧儲道部議，添官多費，遂屬分巡道兼之糧冊，必查道號，未有不由該道覈實者。今據經臣疏揭始知河東月糧徑具白頭冊領，未經掛號，詭名耗食，將無所不至矣。部院在外凡事皆屬監司轉行，監司者部院之耳目，將士之綱領也。將官虛冒，監司明則糾叅，暗則劣考，或改駁以杜侵牟，或按法以罪書識，治兵而兼治餉，兵數既核，糧數自清。若徒責成于餉司戶部之精神，雖貫而部院之血脉不聯。

何者？餉司部屬也，京職也，糧官不親兵事者也。兵之虛實何從知之？經撫有統而無屬，直指敵體而不嚴，職不能併攝乎刑名，法不能通行於將領。餉司固不能上分經撫之權，經撫亦不能直窮餉司之弊。然則兵糧可不由該道覈覈而逕行給發耶？遼陽廣寧原係兩差，遼陽雖失而糧存，今以一官併理新舊二餉，歲用金錢數百萬，頭緒甚多，支節易混，非兩目所能悉照，兩手所能打筭，卽精神滿腹亦綜覈之難矣。各道挑精壯以爲親兵，將官養家丁以供廝役，名糧驟加頭等，影護皆無下丁，及至遇敵反將中下二等衝

鋒臨陣以嘗鋒鏑。各營家丁書記等役有名無實。替身以代點。虛掛以支糧。司道既不肯從實舉發。餉司何從執簿清查。部院之于司道。每顧惜體面而不能盡言以救正。司道之于將官。又轉借面情而不能盡法以相稽。彼此相蒙。虛靡益甚。都中傳聞。遼左多衣食不周之兵。而有囊橐充盈之將。將官既富。便惜身重命。見賊先爲股慄。言戰卽爾膽寒。且懼營伍摘發弊竇。猶鼠同眠。不操不練。傳國不云乎。食餉則多。計兵則寡。匿逃損不報。以無爲有。一人一馬。兩三處造支。分影爲形。固行間宿蠹。而當日爲甚。至于每兩

扣五分。攤坐紙紅交際院道。不能禁餉。司不敢禁。夫交際出于何典。可扣兵糧以充私餽乎。經臣面囑嚴查。第以神機等營委官樓文勝等開報。蓋有不能竟其詞者矣。臣閱經臣書云。人倚狐城而難問。事忌鼠器而諱言。舍監司將領狐鼠將安所托哉。遼東額軍已亡其半。而舊餉反加至二十三萬有奇。兵糧有四錢加至八錢。八錢加至一兩二錢。馬有一錢八分加至八錢者。糧料遞加以人馬之堪用也。餉等于新兵。而不列新兵之數。料同於戰馬。而不入戰馬之羣。有增餉而無增兵。將來何所底止。通計新舊兵共十三

萬有奇每月事故脫逃缺兵曠役爲數必多計日查扣營官報將領將領報該道該道叩明移送餉司支給隱瞞作弊者必罪此清糧之一事也。在遼聽用多竊武生把備之名給劄移咨掛名食餉有談天說劍之口。而無操弓挾矢之能。上之不可儲將材下之不肯充兵伍。及今不一挑選甚爲餉蠹。須擇其人果有智能勇技方登糧冊不則亟爲汰革此亦清糧之一端也。廣寧人馬數多糧草騰貴車力有限轉運至艱客兵之中或分隊分班輪守山海旣勞逸之適均亦甘苦之同受且有事應援調發不難而近地供輸糴

買較易關門不苦無兵河西不苦無餉若一人抵關卽發一人出關盡數不留動稱未足調募窮而供億勢將不給矣。至如在遼司道寥寥有幾強半稱疾意懶心灰延挨度日皆緣功令不明勸懲無法逃而

戴罪者不妨少濡以希後効勤而任事者則當優異以待殊遷彼邊道且一年筭兩年之俸有一級陞二級之例今危遼與狼虎爲隣其視邊道何如哉各官陞遷須另設一規格俸積勞深邊疆寧謐或加銜留任或不次內遷家關不至永別玉門可以主還庶盡瘁鞠躬朝天有日而異鄉孤侶疾病不生朝廷

操陞擢之權邊臣絕請告之念其撫按在外憂危困鬱以日爲年宐有出格之陞以恤勞臣之苦將領科斂者喜參論以抽身甘罷官而保命賊多則有尚方之劔賊少則嚴戍遼之條有能智勇出衆廉慎持身者部院薦舉從優超擢其新舊遼餉按月關給務查實兵實餉實放實支通行登萊天津通州薊密車營一體嚴覈尾閭旣塞則滄海常盈螿穴盡除則隄防不省一分司農減一分之費民間受一分之賜經臣清理一疏爲養兵勦寇之先著矣奉聖旨遼餉虛糜多弊這清查懲勸等事俱切邊計着

該部逐款詳議着實舉行

南科徐憲卿疏稱東事所係安危者孰急于樞經撫三臣夫三臣皆千百而拔一肝胆嚮國世以韓白擬之者也祇因血性未消猶效穴中之競才人負氣徒爲蝸角之爭臣嘗服齊撫趙彥之改請五萬兵于登萊司馬張鶴鳴之置經臣疏于不荅總部侍郎王在晉之夷氛正熾一疏真大賢之舉動而公虛之議論也令人人若此念念若此當無不調之瑟獨拍之響而遼事不足平矣尤願票擬者惟公平以服其心主議者毋佐聞以成其愎庶不至前跋後蹇而墮筮之



程